

书与人 品味佳作,发现心灵

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文字

■王宗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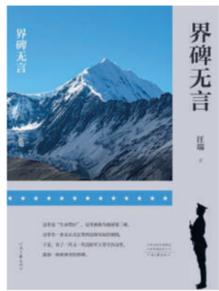
汪瑞创作的反映西藏阿里边防的散文,是岁月留在她心灵中深刻的印迹。也许是因为我多次在拉萨向高聳入云的阿里高原遥望,我很乐意为她这本散文集写几句话。

此前,我读过她早些年出版的散文集《当兵走阿里》,爱得渗透心肺,难以放下。汪瑞笔下的阿里边防战士,和我熟知的青藏线官兵,这二者的形象,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我脑海和眼前重叠。他们让我敬重,是我学习的榜样。

独特的土地造就独特的文化,也造就了真实而独特的作家。多年来,我将汪瑞视为我的作家朋友和榜样,尽管至今我和她无缘见面。这又何妨,我们的笔是相连的,挚爱西藏的心是相通的。

我长久地盯着书名上“界碑”二字,眼前反复呈现着汪瑞笔下描绘的那些拥高山人怀,挺胸收腹站立的西藏边防军人的形象。他们握枪的指缝间以及凝视远方的瞳仁里,都放射出锋芒毕露的美。可是,有多少人会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守卫国门?汪瑞写道:“这里孤寂而苍凉,这里低氧、低温、低气压,所以,它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但这里的空气却并不因为诸多的低而轻飘,反而因此具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仿佛一块无边无沿的巨大石板重重压下来,压得大地几乎窒息”“山腹中,层层叠叠的雪山像一片片巨大无比的肥硕花瓣,有力地簇拥着,紧紧抱成团……雪山中的哨卡常常被许多人称作‘雪域孤岛’。山脉边缘,花瓣渐渐变得松散,银白渐渐融化,一点点显出山岩青黑的底色,直到渐变成沙漠的黄色。”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只是想未



去过阿里边防,或还没有机会读汪瑞散文的人知道,我们可爱的边防军人是在多少人意想不到的艰苦、荒凉的环境里,日夜守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这里甚至终年连一棵草、一块鸟粪也见不到,却有他们站岗巡逻、执勤放哨的身影。

汪瑞的散文试图通过这种艰辛而漫长的历练,真实再现边防军人坚韧的生命力、温暖的人性光芒和他们执著于理想信念的人生经历。许多战士站在这样的哨位上时只有18岁,他们一站就是数年。对于他们而言,此处哨位让18岁成为他们一生中值得骄傲的年龄,这段经历让他们体味到铭刻于生命中的尊严。高原上的生活也许有时并不完美,但生命却能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汪瑞的散文是从生命深处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字。她的本职工作是阿里边防的一位医务人员,数十年军旅经历让她从普通护士成长为优秀的护士长和一位军旅作家。军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让她的许多散文具有强烈的现场

感,让我们读起来如临其境,荡气回肠。我想,只有把自己置身于边防一线,融入守卫界碑的边防官兵中,对他们的情怀感同身受,对他们的生活切身体会,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同苦同难才有同乐,而这其中的“难”,比苦更涩、更险,也更刻骨铭心。这让我想起了诗人公刘在给一位画家的信中提到的,画家的心里要有“受苦人”。他的话道出了一个真理,文学艺术家若是在生活中不经历磨难,没有曲折、没有黯淡、没有饥饿、没有寂寞,也就不会有深刻的思想,不会有丰沛的理想。把个人经受的苦难,当成前行的动力,这既饱含着文艺创作者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深沉情感,也蕴含着他们对劳苦大众热忧的理解与挚爱。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个充满艰辛又饱含喜悦的历程。汪瑞经过长期痛苦而快乐的历练,已成为阿里这片皑皑冰雪高原上的一粒冰晶,折射出璀璨而温暖的光芒。她用文字展现灵魂深处的惊涛骇浪,以深入骨髓的热爱与阿里高原接轨。

汪瑞多年来在阿里的非凡经历,让这片异常艰苦的边疆热土变成她的第二故乡。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将她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她的军旅情怀和在军营的历练,使她的作品在传统乡土文学基础上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深刻的情感表达。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读汪瑞散文后的印象,那便是:对“根”的留恋和对“家”的不舍。

我真诚期待,她在阿里好好地生活,畅快地写作!

视觉阅读

华家岭



图①:华家岭阻击战遗址。图②:华家岭阻击战红军烈士之墓。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即将实现胜利会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紧急调集胡宗南等部十几个师,企图歼灭我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交界地区。10月20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担负后卫任务的红5军,在位于甘肃省通渭县和会宁县之间的华家岭设伏阻击敌人。在华家岭公路两侧,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鏖战,伤亡严重,副军长罗南辉壮烈牺牲。经过持续两天的血战,红5军胜利完成阻击任务,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图文整理:南增强)

难忘边防书为伴

■张风波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1990年12月,我参军来到驻大西安岭西侧的内蒙古博克图某边防连。在那里,我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时光。

当时,边防连队的住宿条件比较简陋,全连官兵都住在一排排瓦房里。我们班的宿舍位于连队靠南一侧,里面有一半空间是砖和泥砌成的大通铺,上面摆放着战士们的被褥、枕头、挎包等物品。宿舍里没有桌椅,只有马扎。

我入伍前就喜欢看书,来部队的时候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和一套《唐诗宋词鉴赏辞典》。空闲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书从库房里取出来品读学习。为了读书方便,我申请把铺位换到最里侧,这样读书的时候就会安静许多。

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我就把马扎打开放在铺位前,把要读的书放在炕沿,然后坐在马扎上开始了精神世界里的“训练”。尽管灯光被

头部遮住了一半,书页一半亮一半暗,但丝毫不影响我读书的积极性。从进入文字世界的那一刻起,我就忘掉了所有的艰辛和寂寞,甚至做起了当作家的梦。

我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但我深知,要想在部队有所作为,尤其是要想走向文学创作这个专业领域,必然离不开文化知识打底。那本《新华字典》,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个词一个词地背,还细细研究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晚上临睡前,字典里的文字像一个个会动的玩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在梦中,我也会背诵字典里的文字。

唐诗宋词我也爱读。读了韩愈的《雉带箭》,“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满劲箭加”,我仿佛看到了将军在猎场上满满的信心和巧妙的谋略。《破阵子》中“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反映的抗金将士豪情,以及陆游写下“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时饱含的报国之志,读来使我感触良多。

除了我自带的书,连队每周还会给各班发一次《解放军报》和军区《前进

报》。这些报纸是我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军队发展变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我学习新闻写作和军旅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

记得有一次,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文章!”战友们听见后笑着说:“风波,看好你啊,期待你早日圆梦!”有了战友们的鼓励,我一边看书读报学习,一边创作军旅故事。3年后,我终于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散文。拿到报纸后,我立即写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分别已久的战友。

时光虽然渐渐远去,但美好的青春记忆犹新。从边防连的新兵岁月开始,我就种下了文学的梦想,并且在阅读中寻找实现梦想的最佳路径。30多年军旅生涯,我从未停止过读书和写作。我常常想,边防连的那段生活虽然艰苦,读书学习的条件也十分有限,但幸而没有纷繁琐事的干扰,使我能够静心读书学习。

不负青春才能学有所获,坚持不懈方能梦想成真。边防连的生活让我想到,艰苦不是放弃努力的理由,只要有目标,肯追求,梦想终能实现。

情满军旅人生路

■余悉勤

《兵车西行》是军旅作家马玉荣创作的散文集,全书分为“军旅篇”“情感篇”“游记篇”三辑。品读这些温暖且充满正能量的文字,读者很容易被一个“情”字所感染、所打动,使心灵产生共鸣。作者写他走访了解的人物故事,写他亲身经历的人生片段,写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写得情真意切,读后让人感动。

马玉荣曾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在西藏军区工作了28个春秋。丰富的生活阅历,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他深知其中的每一段经历都赋予他特殊的人生意义。正如他在文中叙述:“每位新闻工作者走在采访他人的路上时,其实就是在书写自己的人生。”

“军旅篇”收录39篇散文。作者根据采访到的素材,或者自身经历,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抒发自己的真实感受,表达他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篇中,作者讲述了某部二班被国防部授予“西藏高原钢铁运输班”荣誉称号的故事。文中,他描写了班长周建荣等英雄人物和官兵在雪域高原冒着生命危险执行探路、运输任务,再现了这个战斗集体的光辉历程,讴歌他们为西藏边防建设作出的贡献。

在马玉荣的笔下,有许多感人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西藏边防军人用青春乃至生命,履行使命、践行忠诚的壮举。

《雪域兵车行》一文中讲到,有一次,某部二班在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忽然遇到泥石流冲坏公路,载重车无法通过。班长立即召集大家,把20多吨物资卸下来,将空车一辆一辆开过去后,再将物资背过去装车。在内地平原地区,这或许并不艰难,但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即使一个人空手行走,也会产生巨大的体力消耗。他们完成这一任务,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毅力。《“牦牛”兵里的仓库战士》,“左右手各夹着一百斤重的大米行走如飞,脚步生风,力大如牛”。在运输高峰季节,他们起早摸黑,日装卸量每人可达20多吨。

在作者书写军旅人生的篇章中,很容易找到“当兵为什么?当兵干什么?”的答案。“西藏的山是那样高,千峰入云。西藏的路是那样险,悬挂云端”。这片国土神圣不可侵犯。高原上那或青黑或褐黄的山岩,也成为边防军人生命的底色。

“情感篇”中的24篇散文,作者笔



下的情感故事,很大程度上也是生命的体验。

《我的父亲》开篇即写道:“对于父亲,我以前从未写过他一个字。想来,心里觉得亏欠,内疚。”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想提及那些陈年旧事,害怕勾起更多的伤心回忆”。88岁高龄的父亲因一次意外发生骨折,从此卧床不起直至逝世。在作者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为养活一家6口人,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吃过不少苦头。“大哥因病早逝,他悲伤地坐在木椅上,低着头,双脚不停颤动,身子不停抽搐……我始终忘不了老父亲的哭声,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伤心与悲痛。”父亲对儿子的爱,对家人的爱,作者牢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

《往事难追回》《喊一声:我的海鸥》《中坝子,难忘的念想》《清明,我来看你》是作者怀念亡妻的文字。马玉荣的妻子多年在丝绸厂上班,工作繁忙、辛苦劳累,依然在怀孕8个月时到西藏探亲。马玉荣与妻子感情深厚,却不得不长期过着“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日子。直到马玉荣2009年从部队转业,夫妻俩才正式告别了两地分居的生活。可好景不长,其妻在2019年突然病逝。对马玉荣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在文中,作者写道:“我想不再让她忧伤与挂念,希望她能安睡千年不醒。以后,我不想再用文字打扰她。”追忆往事,作者忍不住抒写心声:“我才爱你30年,至少还欠你30年”“活着的人呀,何时不再忧伤”……

作者十分善于运用小物件来作为叙事线索,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作者幼时,家中有个小铜罐,是外婆送给母亲的,可盛两斤左右食物。散文《母亲的小铜罐饭》中,这个陪伴作者四兄妹一起成长的小铜罐成为作者对母亲养育之恩无限思念的寄托。“那个时候,生

活过得非常清苦,一家人的亲情,被母亲像捏铜罐饭团一样紧紧地捏在一起。”作者反复叙述母亲用小铜罐来盛米饭,一家人共同分享的场景。年代有些久远的小铜罐,凝聚着母亲对儿女们的疼爱,与一家人平淡却温暖的亲情。

《兵车西行》第三辑是“游记篇”。在这一部分,作者徜徉于自然风光中,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足迹,追寻逝去的历史,抒发对祖国的热爱。

马玉荣很喜欢古城古镇。或许是因为他的家乡重庆忠州,就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他在《逛古镇的乐趣》一文中写道:“2300多年的厚重历史,足以醉风醉月。古街、古巷、古建筑;石墙、石梯、石地板;还有那青砖、黑瓦、石汉阙。靠江的吊脚楼,后街的四合院,白公祠、苏家梯,把一个小县城精致成一幅油画,如一个盆景,可枕梦入眠,可圆梦走四方”“我喜欢忠州,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我喜欢忠州,因为它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它曾经给予了我太多的营养与孕育”。

寻访古镇,成为作者的一种精神依托和乐趣。于是,阆中古城、凤凰古城、磁器口古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除了古镇,他还到过息烽县、泸定县城、千野草场等地。每到一处,他都要追溯那里的历史记忆,寻找那里的红色故事。

他在散文《泸定,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中写道:“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一切都是为了国泰民安,让老百姓能真正过好日子”“今天的泸定,汽车、大桥、楼房……一切都变了模样。泸定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烽火传奇的历史已经远去,祖国建设的成就同样振奋人心。唯有不忘过去的风风雨雨,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安宁。

通览全书,《兵车西行》再现了军旅作家的家国情怀。作者全身心地深入基层一线,熟悉部队官兵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文章得以真实反映军旅生活,准确把握时代脉动,生动有力地抒写、塑造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呈现其情感充沛的内心世界,为读者提供鼓舞人心的精神食粮。正如他在后记里写的:“我驾驶着一辆兵车,淌过岁月的河,将我的生活碾成一首歌。这首歌里,有你也有我。兵车的前方,就是诗与远方,就是梦升腾的地方。”

与书交朋友

■韩光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曾这样叙述青年时读书的情形:那时,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仍然坚持看书,几乎是在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书籍这个朋友,只要你疏远它,它就与你形影不离;只要你真心对待它,它就对你敞开心扉,把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你。书籍这个朋友也最好相处,你可以躺着与它交谈,也可以坐着与它交流。无论你处于什么年龄,是何种相貌,只要你热爱书籍,它便二话不说真心地与你交谈。

书籍能提供丰富有趣的知识、做人做事的经验、赏心悦目的愉悦。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书籍都对我们的人生大有裨益。与书友交友益处良多。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乐乐每相亲。中华民族有着悠久历史,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经典著述不胜枚举。从古到今,把书当作良师益友的大有人在。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不管身在何处,阅读的习惯从未改变,并留下200余首与读书有关的诗。他曾在四川做官,出三峡时不载一物,尽买蜀版图书以归。他在《解嘲》诗中道:“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晚年,他整修居室,题斋名为“老学庵”,并自题书斋雅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为方便阅读,老学庵内的书“或栖于椽,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更是与书为友。



长征

第6386期